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三

莫三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三

莫三

太學生江澂疏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

徽宗註曰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故老

氏於魄言營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
易於魂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
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
焉如時之行寒暑往焉心有天遊六徹相
因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

復滯於魄哉

疏義曰魄色所生也其字從白白陰色也
入而不變無所之焉則麗於體而有所止
矣故老氏於鬼言營營言有所止也鬼氣
所主也其字從云云陽氣也出入合散精

莫三

神應之則託於氣而無不之矣故易於鬼
言遊遊言無不之也聖人以神御形不使
神爲形所累以鬼制鬼不使鬼爲鬼所拘
故神常載鬼而不載於鬼如車之運百物
載焉積中不敗如時之行寒暑往焉人物

乘之心有天遊超然出乎塵垢之外而周
盡一體異乎狹其所居者六徹相因自目
徹至於智徹而充塞無外異乎六鑿相攘
者知天地與我並生而能外天地知萬物
與我爲一而能遺萬物出入六合經緯萬
方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拘於形體而滯
於鬼哉

抱一能無離乎

徽宗註曰天一生水於物爲精地二生火
於物爲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

勿失與神爲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
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
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敝如日月之麗乎天
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常離也竊嘗申之人
之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四達並流無
莫三
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
可爲象其名爲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已於
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頃内存乎神馳無
窮之欲外喪其精菟反從鬼形反累神而
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焉聖人則不然載

鬼以通抱一以守體神以靜形將自正其
神經乎太山而不變處乎淵泉而不濡孰
知其所始孰知其所終故曰聖人貴精
疏義曰道生一一曰水故天一生水於物
爲精一生二二曰火故地二生火於物爲
神物均有氣而精神爲氣之始物均有數
而精神得數之先則精神生於道矣以昭
昭生於冥冥故也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四
時散精而爲萬物則形本生於精矣以有
倫生於無形故也善抱不脫守而勿失則

執神而固與神爲一故精與神合而不離
蓋以天下之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故
也以精集神而不搖其精故精全而不虧
以神使形而抱神以靜故神用而不竭以
形存神而神將守形故形生而不敝精全

莫三

三

而神全神全而形全如日月麗乎天而能
久照如草木麗乎土而能有立未嘗離也
且人之有生精爲身之本精具而神從之
則因精集神體像斯具也精出乎至陰神
出乎至陽陰精爲水陽神爲火水火本無

象也以鑑燧求焉而水火自至則精神四
達並流無所不極可知至陰肅肅至陽赫
赫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則我身之與天
地其本一也然則上際下蟠化育萬物名
爲同帝理亦宜然柰何倒置之民大愚而
終身不靈重外輕內忘本逐末役已於物
失性於俗中心營營不得須臾寧無一息
之頃內存乎神蕭然疲役不知其所歸馳
無窮之欲外喪其精不能以精攝魂魂反
從鬼不能以神御形形反累神不能自別

於物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哉聖人不然
載鬼以通作則契理抱一以守靜則合道
無視無聽惟神是守而抱神以靜不虧其
神慎守汝身而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
而不變其大無外處乎淵泉而不濡其小

無內迎之不見其首孰原其所始隨之不
見其後孰要其所終皆一之精通而然也
故莊子曰聖人貫精舜之戒禹其曰惟精
惟一其知此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徽宗註曰易曰乾其靜也專揚雄曰和柔
足以安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而不暴之
謂柔嬰兒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不藏
是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
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

莫三

四

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于僨驕而不可
係聖人虛己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強則其
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
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
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

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致柔以復性古之道術無乎不在

疏義曰易於繫辭言夫乾其靜也專乾之所以專以靜故也則專者靜而不雜之謂揚雄於太玄言和柔足以安物柔之所以安物以和故也則柔者和而不暴之謂且人生大化有四其在嬰孩欲慮未充其居也非有意於止也故居不知所爲其行也非有意於動也故行不知所之直情任理無機械之心而不藏是非美惡焉故其氣

靜而不雜可以致和而不暴蓋志爲氣之
帥志壹亦足以動氣孟子曰蹶者趨者是
氣也而反動其心是知專氣本於心之一
而不變而已一而不變則萬物無足以撓
心而氣自專矣苟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

莫三

五

蹶趨之不正心至于僨驕不可係是猶強
梁者不得蔭死尚能如嬰兒乎聖人虛已
以遊世凡橫逆之來視之如虛舟飄瓦故
能守柔而心無使氣之強則與嬰兒奚擇
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
柔何也蓋至大所以配道至剛所以配義
孟子言至剛主行義言之論氣之用也老
氏言致柔主復性言之論氣之本也若關
尹取其純氣壺子取其衡氣言各有當亦
若是而已古之道術无乎不在者以此

條除玄覽能無疵乎

徽宗註曰聖人以此洗心則條除萬行而
不有以此退藏於密則玄覽妙理而默識
若是者體純素而不累過而弗悔當而不

自得也何疵之有

疏義曰古之人以未始有物爲未至必極於未始有夫未始有物然後爲至以滌除萬行而不有也以此洗心孰有一毫之撻以有言有迹非真必至於忘言息迹然後

爲真以玄覽妙理而默識也以此退藏於密孰有言爲之累若是者體純素而不累無所與雜而不虧其神乘時而爲雖過也於時不得不過故過而不悔循理而動其當也於理不得不當故當而不自得何疵

之有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徽宗註曰以仁愛民以智治國施教化修
法則以善一世其於無爲也難矣聖人利
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功蓋天下似不自

莫三

六

已故無爲也用天下而有餘

疏義曰愛人利物之謂仁以仁愛民則有
愛利之心矣是是非非之謂智以智治國
則有是非之心矣施教化固未能棄事修
法則固未能息迹以此善一世皆未免乎

有爲其於無爲難矣聖人不然雖有爲而不離於無爲而爲出於無爲故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初無心於愛民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初無心於治國故無爲也用天下而有餘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徽宗註曰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聖人體天道之變化卷舒啓閉不違乎時柔剛微彰惟其所用然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未嘗勝物而常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

獸能爲雌於是乎在

疏義曰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蓋
雄以剛勝物雌守柔而已知雄而守雌則
不以剛勝物而能守柔也故爲天下谿蓋
谿下地流散所聚故也聖人兆於變化動

莫三

七

而以天行則體天道之變化矣一卷一舒
一啓一閉與時遷徙則卷舒啓閉不違其
時矣知柔知剛知微知彰一寓諸庸則柔
剛微彰惟其所用矣知持後而處先未嘗
先物而嘗隨物知守柔而能強未嘗勝物

而嘗下物故好之無斃天下樂推而不厭
能為雌於是乎在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徽宗註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與此同義
疏義曰真知無知而不知乃知故能無知

也而無不知也荀子曰聰明聖智守之以
愚聰所以作謀明所以作哲聖則事無不
通智則物無不知聰明聖智可謂明白四
達矣然而至人洞徹無窮而嘗若昏焉昭
曠無外而嘗用晦焉可謂守之以愚也非

能無知而何昔郄雍視盜文子知不得其
死顏子如愚仲尼稱亦足以發然則明白
四達而能無知其得持滿之道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徽宗註曰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
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
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
無矜伐之行焉故爲而不恃無刻制之巧
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

物皮矣故曰是謂玄德天道升于北則與
物辯而玄者天之色也聖人之於天道降
而爲德非玄不足以名之

疏義曰神妙物而不測惟聖人存之則與
神爲一化因形而移易惟聖人知之則與

莫三

化爲人存神知化以與道同體故也惟與
道同體則與天地合其德而爲萬物之所
係雖天地神明足以配之萬物雖多足以
育之無不可者是以其生之也以遂其性
所謂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其蓄之也以

極其養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也雖兆
於動出然自生自化以萬物爲芻狗未嘗
有愛人利物之心焉孰有之哉故生而不
有雖效於變化然民日遷善不知爲之者
未嘗有自矜自伐之行焉孰恃之哉故爲
而不恃雖見於統一然主治自我而大制
不割未嘗有刻制之巧焉孰宰之哉故長
而不宰夫生之者常失於有而有之而能
不有爲之者常失於恃其成也而能不恃
長之者常失於宰制雕琢而能不宰則以

微妙眇冥不可測究出於有物之表深矣
遠矣與物反矣故也非德小而妙孰與於
此故曰是謂玄德易曰天玄而地黃則玄
者天之色也春爲蒼天則玄者天道之復
冬北辨之時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爲德

莫三

九

妙而小焉天道已行矣非玄不足以名之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
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
有室之用

徽宗註曰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
有無異相在有爲體在無爲用陰陽之運
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於運器之用在於盛室
之用在於虛妙用出於至无變化藏於不累
如鑑无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疏義曰即至神以觀之意其有而非有意
其無而非無冥有與無而利用皆所自出
入則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也即
陰陽萬物以觀之顯而可見斯謂之有幽
而不測斯謂之無別有無於異相在有爲

體在無爲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故三十輻共一轂埏埴以爲器鑿戶牖以爲室皆顯於有者也車與器室利在是焉然車之所以運器之所以盛室之所以虛果何物哉妙用出於至無而莫覩其端倪變化藏於不累而莫窺其畛域如鑑無像因物顯照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固非有也亦非無也應物而不傷斯已矣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徽宗註曰有則實無則虛實故具貌像聲
色而有質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
之間道以器顯故無不廢有器以道妙故
有必歸无木撓而水潤火燠而金堅土均
而布稼穡出焉此有也而人賴以為利天

莫三

十

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四時之所以行百
物之所以昌孰尸之者此无也而世莫覩
其迹故其用不匱有無之相生老氏於此
三者推而明之

疏義曰有則有礙無適非實無則無間無

適非虛實故具貌像聲色而有質有之以
爲利故也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無之
以爲用故也目道而降域於兩間形而上
者不離於有在無亦顯也故道以器顯無
不廢有形而下者不外於無在有亦藏也
故器以道妙有必歸無散爲五行水火爲
用金木爲器土穀爲利木撓而水潤火爇
而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凡在天地之
間孰不資焉故人賴以爲利降於域中天
其運乎地其處乎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若

有機緘而不得已若運轉而不能自止孰
尸之者皆天也故世莫覩其迹焉雖然無
即妙有有即真無有無相生若循環然天
地之大秋毫之小未有逃此者即車之運
器之盛室之容以明之凡天下之物所以
運所以盛所以容可以類知矣老氏於斯
三者推而明之舉一以知萬故也

莫三

十二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徽宗註曰目圍二焉其見者性也徹而爲

明則作哲足以斷天下之疑耳藏一焉其
聞者性也徹而爲聰則作謀足以通天下
之志觀道之人无形之上獨以神視无聲
之表獨以氣聽而視聽有不待耳目之用
者曾何聲色之足蔽哉世之人役耳目於
外物之累故目淫於五色耳淫於五音而
聰明爲之衰其於盲聾也何辯
疏義曰離再索得女外竒内耦其象爲目
則目圍二也取諸八物爲火火則其光外
景故在性爲見目徹爲明明以作哲故足

以斷天下之疑五色孰得以亂其明坎再
索得男外耦內竒其象爲耳則耳藏一也
取諸八物爲水水則其明內燭故在性爲
聞耳徹爲聰聰以作謀故足以通天下之
志五音孰得以汨其聰覩道之人解乎此
造見見之妙無形之上獨以神視故能見
不見之形造聞聞之妙無聲之表獨以氣
聽故能聞無聲之聲無所不見無所不聞
視聽不用耳目而所見所聞無適非真曾
何聲色之足蔽哉世之人所見不能勝所

睹不知聞和於無聲役耳目於外物之累
悅明而淫於色孰知天下之正色悅聰而
淫於聲孰知天下之大音作聰明而聰明
日衰則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其
於龍耳盲奚擇雖然人者自盲聾爾豈聲音

莫三

十二

之能聾盲人哉

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徽宗註曰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五味人
之所同嗜也而厚味實腊毒故令人口爽
人之生也形不盈仞而心侔造化聖人之

心動而緯萬方靜而鑑天地世之人從事於田獵而因以喪其良心不足以自勝可不謂大哀也耶

疏義曰人食芻豢麋鹿食薦蛆蛆食蛇鴟鴉嗜鼠四者孰知天下之正味所謂正味即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是也人皆知味之所味者有同嗜而不知有味味者存故以芻豢稻粱為足美然而厚味寔腊毒雖可以養口體而失其大體矣此五味令人口爽也蓋爽差也口爽則失其所謂正味

矣且人之生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則形
不盈仞也罄乎大哉獨成其天則心侔造
化也聖人盡心之真動而緯萬方則周流
無間靜而鑑天地則旁燭無疆方且御六
氣之辨以遊無窮尚何從事於田獵之間

莫三

十三

為哉昧者不知自勝為強徒以習馳逐為
務或蹶趨以動其心而不能自得良心亦
從而喪矣可不謂大哀耶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徽宗註曰利以養人而貨以化之故交利

而俱贍聖人不貴難得之貨不貴異物賤
用物欲人之安其分而無所奪也貴難得
之貨則至於決性命之情而饕餮貴富何行
之能守故令人行妨仲虺之稱湯曰不殖
貨利孔子之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
焉貨之妨行如此
疏義曰先王懋遷有無化居所以阜通貨
賄使交利而俱贍也蓋利所以養人而化
之則爲貨故交利而俱贍難得之貨衣之
不可衣食之不可食苟以是爲貴則至於

決性命之情而號饗富貴攘奪誕謾無所不
至欲民安性命之情惟行之爲守難矣然
則聖人不貴異物賤用物者無他欲人之
安其分而無所奪也是以捐金於嶮巖之
山投珠於五湖之淵不貴難得之貨使人
我之養畢足而止孰有行妨者哉仲虺之
稱湯曰不殖貨利則以動不爲利正大人
之行也孔子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
焉則以喻於利非君子之所爲也莊子所
以欲擿玉毀珠而貴夫不利貨財者以此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徽宗註曰八卦坤爲腹以厚載而容也離

爲目以外視而明也厚載而容則无所不

受外視而明則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爲

度故取此能容之腹非事事而治之物物

莫三

十四

而察之也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

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故聖人去之

疏義曰坤厚載物含萬物而化光近取諸

身則爲腹以厚載而容也外陽內陰明兩

作爲離近取諸身則爲目以外視而明故

也厚載而容則未嘗有擇收而積之亡處
亡塊故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不能無辨
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故有所
不及聖人泯是非一好惡以天下爲度故
取此能容之腹無所決擇無所去取非事
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也故去彼外視之
目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蓋
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心有眼則開人
而賊生也故聖人不爲目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徽宗註曰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
為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為累則患莫大焉
以富為是者不能辭祿以顯為是者不能
辭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捨之

莫三

十五

則悲茲寵辱所以若驚歎慘怛之疾恬愉
之安時集於體怵迫之恐欣懽之喜交溺
於心茲大患所以若身歟

疏義曰寵者人之所榮在下之道也貴者
人之所累在上之道也居寵而以為榮則

席其寵矣席其寵則辱或隨之處貴而以
爲累則矜其貴矣矜其貴則患莫大焉以
富爲是者不能辭祿累於厚利故也以顯
爲是者不能辭名累於高名故也親權者
不能與人柄以權勢不允則夸者悲故也
於是三者操之則慄所謂既得之患失之
也捨之則悲所謂寄去則不樂也茲寵辱
所以若驚歟集於體者非有慘怛之疾爲
陰陽之寇則有恬愉之安涉人道之患溺
於心者非有怵迫之恐以毗於陰則有欣

權之喜以偏于陽一身之患叢起交攻貴
而以為之累其患亦若此而已此大患所
以若身歟

何謂寵辱寵為下

徽宗註曰龍之為物變化自如不可制畜

可以覆焉則志於養養有辱之道古之善
為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萬鍾之祿
不足遷其守居寵而思危在福而若冲則
何辱之有貪天位也慕天祿也知進而不
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則人賤之矣故受寵

於人則爲下之道

疏義曰行天莫如龍合則成體散則成章
此變化自如不可制蓄也能見而不能潛
未離乎山覆可豢之以駕馭服乘則未免
有悔此可山覆焉則志於豢養有辱之道

莫三

十六

也寵之所以爲辱以是故爾是以善爲士
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知在我者有貴
於三旌之位也萬鍾之祿不足遷其守知
在我者有富於萬鍾之祿也得持寵之術
則居寵而思危知保福之道則在福而若

冲故能富貴不離其身而福祿能長且久
何辱之有哉苟或貪夫位而誣偽以取貴
慕夫祿而貪汙以取富知進不知退昧消
長之理知得不知喪蔽盈虛之數則趙孟
之貴趙孟能賤之故受寵於人則爲下之

道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微宗註曰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也物之
儻來寄也寄之來不可拒故至人不以得
爲悅其去不可圍故至人不以失爲憂今

寄去則不樂受而喜之是以得失累乎其
心能勿驚乎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
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則異於此

疏義曰至貴在我足以并國爵則軒冕在
身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不可必而求無益

莫三

十七

於得以物之儻來寄也惟時無止則寄之
來不可拒其得之也於我何加故至人不
以得爲悅惟分無常則寄之去不可圍其
失之也於我何損故至人不以失爲憂昧
者不知窮通如寒暑之序寄去則不樂或

隕穫於貧賤受而喜之或充訕於富貴得
失交戰於胸中靈臺且爲之窒其不驚者
幾希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
三命循墻而走豈以得失累其心哉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徽宗註曰據利執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
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
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
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
无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

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
忘形其患大矣

疏義曰以貴自居未免有患惟不自有其
貴則可以守貴矣猶人之一身認爲已有
則動輒有礙知身非我有則可以保身矣
今夫利勢之重得以據之賞罰之權得以
擅之威福之柄得以專之天下畏之如神
明尊之如上帝其貴可謂無敵矣惟聖人
執虛馭滿不以貴自居則雖貴而無患如
人之有身寓百骸以墮肢體象耳目以黜

聰明離形而不拘於形去智而不鑿以智
則同於大通造乎不形無入而不自得也
夫孰以身爲患哉妄庸之人不能盡性而
忘勢累於物以易其性不能盡心而忘形
累於形以喪其心以物易性以形累心其

莫三

六八

患大矣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
何患夫矣而天變于上地動於下微宗註曰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臟賦而
存焉吾誰能爲親認而有之皆感也體道

者解乎此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夭壽不二顏子曰回坐忘矣夫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于已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古之至人所以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吾有何患且寵者世所榮也而以爲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爲患蓋外物之不可恃也理固然矣誠能有之以无有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无患伊尹之

不以寵利居成功堯之不以位爲樂幾是

已

疏義曰形骸之內有真君足以高天下有

真宰足以制萬物形骸之外百骸九竅六

臟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苟不知索於形

莫三

十九

體之內方且本身而異形認而有之皆惑

也惟體道者知形形之不形雖其形化而

吾有不忘者存故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

曰夭壽不二齊壽夭也顏子曰回坐忘矣

忘物我也夫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于已況

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無他知形骸之內
有真君真宰者存故總括百骸者不能爲
之患也古之至人不以利累形異乎見得
而忘形不以形累心至於廢心而用形內
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
觀其物物無其物視萬物與我將擇焉而
不得則吾身非吾有也見不見之形上與
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夫
孰足以患心已是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
無患豈以世之所榮而爲辱人之所樂而

爲患哉伊尹不以寵利居成功而得持寵
之術堯不以位爲樂而得守貴之道幾是
已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
下若可託天下

徽宗註曰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天下神
器也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
下樂推而不馱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
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
不自賊以困於物者若可託而已故曰道

之真以治身緒餘以爲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世俗之君子迺危身葬生以殉物豈不悲夫

疏義曰六合內外無盡無極則天下大器也必有出乎器者然後能運之出乎器者

莫三

二十

道也立乎不測行乎無方則天下神器也必有與於神者然後能守之與於神者道也聖人體是以在己故在天下而不淫其性宥天下而不遷其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天下樂推而不厭矣其次則

有明乎物物之非物而無以天下爲者知
一節重於一國兩臂重於天下身亦重於
兩臂貴其身而不自賤愛其身而不自賤
若可寄託而已夫豈殘生傷性以身爲殉
樊然殺亂爲物所役蕭然疲役爲物所困
不知保身之道歟莊子所謂道之真以治
身緒餘以爲國家土苴以治天下正謂是
也世俗之君子不知身爲生之主迺殺身
以成名多方以喪生逐物而不返危身棄
生以徇物是猶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所喪多矣豈不悲夫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微宗註曰自主視視以辯物夷則平而無
辯非視所及故名曰夷太易未見氣是已

莫三

二十一

疏義曰天三生木在人為肝肝開竅於目

故於五事為規則自主視故也明兩作離
寓象於目而目之於色合而後有見則視
以辯物故也然視而可見未離乎色或高
或下可得而辯也妙道非色窅然空然曾

無兆朕視之不足見也其平坦然孰辯高
下列子所謂太易未見氣是已渾淪之初
氣且未見其平可知故名曰夷音良限財
聽之不聞名曰希音似始也即兩卦類
徽宗註曰耳主聽聽以察物希則徇而有

間非聽所聞故名曰希大音希聲是已
疏義曰天一生水在藏為腎腎開竅於耳
故於五事為聽則耳王聽也水荐至為坎
寓象於耳而耳之於聲辯而後能聽則聽
以察物故也然聽而可聞未離乎聲迭為

清濁莫之能間妙道無聲寂兮寥兮曾无
音響聽之不足聞也風濟籟息橐而有間
經所謂大音希聲是已動於無方居於窈
冥其橐可知故名曰希
搏之不得名曰微

微宗註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孰得而搏
此之大象無形是已

疏義曰氣變而後有形有形而後可得至
道之精窈窈冥冥未始有物循之而不得
也是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者矣有形斯

可搏道之無形孰得而搏之經所謂大象
無形則象之大者孰有過於道者哉夫惟
無形故其大無外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微宗註曰太易未判孰分高下大音希聲

其三

二十二

孰辯清濁大象無形孰為巨細目無所用
其明耳无所施其聰形无所竭其力道之
全體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
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混而為一雖然
既已為一矣且得無言乎

疏義曰太易未判列子所謂色色者未嘗
呈是也色色者無色孰分高下大音希聲
列子所謂聲聲者未嘗發是也聲聲者无
聲孰辯清濁大象無形列子所謂形形者
未嘗顯是也形形者無形孰爲巨細雖使
離朱當晝拭皆望之而不見其形則目無
所用其明也雖使師曠終夜俛首傾耳而
聽之不聞其聲則耳無所施其聰也雖使
知與喫詬之徒索之而終莫得則形無所
竭其力也自其視之不見言之則曰夷自

其聽之不聞言之則曰希自其搏之不得
言之則曰微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道
之全體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
得列子所謂渾淪是也謂之渾淪則以氣
形質具混為一而未相離故也既已為一

莫三

二十三

矣且得無言乎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微宗註曰形而上者陰陽不測幽而難知

茲謂至神故不皦皦言明也形而下者一

陰一陽辯而有數茲謂至道故不昧昧言

幽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和言
疏義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而神實妙焉則
神固形而上矣陰知神之在陰而不知其
亦在陽陽知神之在陽而不知其亦在陰
神則陰陽不測也速不疾而行不至惛然
若亡而存是之謂其上不皦形而下者謂
之器而道實寓焉則道亦形而下矣不偏
于陽非獨陽而生不毗于陰非獨陰而成
道則一陰一陽也可以約可以散在無亦
顯是之謂其下不昧蓋皦與皦如之皦同

皦言明也不皦則幽而難知矣昧與昧谷
之昧同昧言幽也不昧則辯而有數矣雖
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故也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徽宗註曰道之體若晝夜之有經而莫測
其幽明之故豈貌像聲色可得而形容乎
故復歸於無物

疏義曰繩以約物使不失其直繩則不
出乎防範檢押之內也道之倫經有條而

不紊若晝夜之有經一晦一明無或渝也
故謂之繩繩然深妙眇冥無有無名莫測
其幽明之故是以不可名若然則復本歸
根一真不留非特未始有物而又至於未
始有未始有物者矣豈貌像聲色可得

莫三

二十四

而形容乎是之謂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微宗註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惚其
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猶如太虛含蓄

萬象而不覩其端倪猶如一性靈智自若

而莫究其運用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
非无若日月之去人遠矣以鑒燧求焉而
水火自至水火果何在哉无狀之狀无物
之象亦猶是也

疏義曰有狀故可見道無見也亦不離見
故爲无狀之狀有形故可象道无形也亦
不離形故爲无物之象无狀之狀無物之
象意其有而非有恍兮惚而中有物也意
其无而非无惚兮恍而中有象也如太虛
一虛化出萬有而未始有封含蓄萬象不

觀其端倪也如一性死性應物不窮而深
不可測靈智自若而莫究其妙用也即有
而無有實非有即无而有无實非無若日
月去人遠矣以方諸取水於月以陽燧取
火於日不旋頃而水火自至水火之為物
不可以有无期之也无狀之狀无物之象
亦猶是也故謂之恍惚

莫三

二十五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微宗註曰其始无首其卒无尾故迎之隨
之有不得而見焉

疏義曰道之全體混成完具瞻之在前孰
原其所始忽焉在後孰要其所終莊子所
謂其始无首其卒无尾是也迎之隨之曾
何有見哉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徽宗註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師天而无地
者或蔽于道之動而憑其強陽師陰而无
陽者或溺于道之靜而止於枯槁為我者
廢仁為人者廢義豈古之道哉古之道不
可致詰而非有是謂恍惚而非无執之以

御世則變通以盡利鼓舞以盡神而無不
可者道之大常无易于此所謂自古以固
存者歟故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疏義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道雖非陰
陽亦不離陰陽故也昧於道者分陰分陽

或悅生而累形則蔽于道之動而憑其彊
陽或趨寂以忘身則溺於道之靜而止乎
枯槁為墨氏之兼愛者為人而廢義至於
無見於畸為楊氏之為我者為我而廢仁
至於蕩而不法不該不偏蔽於一曲豈古

之道哉古之道有不廢无不可致詰而非
有无不外有是謂恍惚而非无操此為驗
稽此為決以應萬變以對方來變通足以
盡利鼓舞足以盡神其於御世无不可者
此古之道也是道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莫三

二十六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維綱宰制凡囿於
物未有外是而能立者道之大常無易于
此惟能探物之先而知其始則道之倫經
皆在我矣故曰是謂道紀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三



